韓非子/1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第十四

韓非子
卷第十五
韓非

卷第十六

難一第三十六

晉文公將與楚人戰，召舅犯問之，曰：「吾將與楚人戰，彼衆我寡，爲之奈何？」舅犯曰：「臣聞之：繁禮君子，不厭忠信；戰陣之間，不厭詐僞。君其詐之而已矣。」文公辭舅犯，因召雍季而問之，曰：「我將與楚人戰，彼衆我寡，爲之奈何？」雍季對曰：「焚林而田，偷取多獸，後必無獸；以詐遇民，偷取一時，後必無復。」文公曰：「善。」辭雍季，以舅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。歸而行爵，先雍季而後舅犯。羣臣曰：「城濮之事，舅犯謀也。夫用其言而後其身，可乎？」文公曰：「此非若所知也。夫舅犯言，一時之權也；雍季言，萬世之利也。」仲尼聞之，曰：「文公之霸也宜哉！既知一時之權，又知萬世之利。」

或曰：雍季之對，不當文公之問。凡對問者，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。所問高大，而對以卑狹，則明主弗受也。今文公問「以少遇衆」，而對曰「後必無復」，此非所以應也。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，又不知萬世之利。戰而勝，則國安而身定，兵強而威立，雖有後復，莫大於此，萬世之利奚患不至？戰而不勝，則國亡兵弱，身死名息，拔拂今日之死不及，安暇待萬世之利？待萬世之利，在今日之勝；今日之勝，在詐於敵；詐敵，萬世之利而已。故曰：雍季之對，不當文公之問。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。舅犯所謂「不厭

詐僞」者，不謂詐其民，謂詐其敵也。敵者，所伐之國也，後雖無復，何傷哉？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，以其功耶，則所以勝楚破軍者，舅犯之謀也；以其善言耶，則雍季乃道其「後之無復」也，此未有善言也。舅犯則以兼之矣。舅犯曰「繁禮君子，不厭忠信」者，忠所以愛其下也，信所以不欺其民也。夫既以愛而不欺矣，言孰善於此？然必曰「出於詐僞」者，軍旅之計也。舅犯前有善言，後有戰勝，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，雍季無一焉而先賞。「文公之霸，不亦宜乎？」仲尼不知善賞也。

歷山之農者侵畔，舜往耕焉，朞年，甽畝正。河濱之漁者爭坻，舜往漁焉，朞年而讓長。東夷之陶者器苦窳，舜往陶焉，朞年而器牢。仲尼歎曰：「耕、漁與陶，非舜官也，而舜往爲之者，所以救敗也。舜其信仁乎！乃躬藉處苦而民從之。故曰：聖人之德化乎！」

或問儒者曰：「方此時也，堯安在？」其人曰：「堯爲天子。」「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？聖人明察在上位，將使天下無姦也。今耕漁不爭，陶器不窳，舜又何德而化？舜之救敗也，則是堯有失也。賢舜，則去堯之明察；聖堯，則去舜之德化，不可兩得也。楚人有鬻楯與矛者，譽之曰：『吾楯之堅，物莫能陷也。』又譽其矛曰：『吾矛之利，於物無不陷也。』或曰：『以子之矛陷子之楯，何如？』其人弗能應也。夫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，不可同世而立。今堯、舜之不可兩譽，矛楯之說也。且舜救敗，朞年已一過，三年已三過。舜有盡，壽有盡，天下過無已者；以有盡逐無已，所止者寡矣。賞罰使天下必行之，令曰：『中程者賞，弗中程者誅。』令朝至暮變，暮至朝變，十日而海內畢矣，奚待朞年？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己，乃躬親，不亦無術乎？且夫以身爲苦而後化民者，堯、舜之所難也；處勢而矯下者，庸主之所易也。將治天下，釋庸主之所易，道堯、舜之所難，未可與爲政也。」

管仲有病，桓公往問之，曰：「仲父病，不幸卒於大命，將奚以告寡人？」管仲曰：「微君言，臣故將謁之。願君去豎刁，除易牙，遠衛公子開方。易牙爲君主味，君惟人肉未嘗，易牙烝其子首而進之。夫人情莫不愛其子，今弗愛其子，安能愛君？君妬而好內，豎刁自宮以治內。人情莫不愛其身，身且不愛，安能愛君？開方事君十五年，齊、衛之間不容數日行，弃其母，久宦不歸，其母不愛，安能愛君？臣聞之：『矜僞不長，蓋虛不久。』願君去此三子者也。」管仲卒死，桓公弗行。及桓公死，蟲出户不葬。

或曰：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，非有度者之言也。所以去豎刁、易牙者，以不愛其身，適君之欲也。曰：「不愛其身，安能愛君？」然則臣有盡死力以爲其主者，管仲將弗用也。曰：「不愛其死力，安能愛君？」是欲君去忠臣也。且以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，是將

以管仲之不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，是管仲亦在所去之域矣。明主之道不然，設民所欲以求其功，故爲爵禄以勸之；設民所惡以禁其姦，故爲刑罰以威之。慶賞信而刑罰必，故君舉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，雖有竪刁，其奈君何？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市，君垂爵禄以與臣市。君臣之際，非父子之親也，計數之所出也。君有道，則臣盡力而姦不生；無道，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。管仲非明此度數於桓公也，使去竪刁，一竪刁又至，非絶姦之道也。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户不葬者，是臣重也。臣重之實，擅主也。有擅主之臣，則君令不下究，臣情不上通。一人之力能隔君臣之間，使善敗不聞，禍福不通，故有不葬之患也。明主之道，一人不兼官，一官不兼事；卑賤不待尊貴而進，大臣不因左右而見；百官脩通，羣臣輻湊；有賞者君見其功，有罰者君知其罪。見知不悖於前，賞罰不弊於後，安有不葬之患？管仲非明此言於桓公也，使去三子，故曰：管仲無度矣。

襄子圍於晉陽中，出圍，賞有功者五人，高赫爲賞首。張孟談曰：「晉陽之事，赫無大功，今爲賞首，何也？」襄子曰：「晉陽之事，寡人國家危，社稷殆矣。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，惟赫子不失君臣之禮，是以先之。」仲尼聞之曰：「善賞哉！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爲人臣者莫敢失禮矣。」

或曰：仲尼不知善賞矣。夫善賞罰者，百官不敢侵職，羣臣不敢失禮。上設其法，而下無姦詐之心。如此，則可謂善賞罰矣。使襄子於晉陽也，令不行，禁不止，是襄子無國，晉陽無君也，尚誰與守哉？今襄子於晉陽也，知氏灌之，臼竈生龜，而民無反心，是君臣親也。襄子有君臣親之澤，操令行禁止之法，而猶有驕侮之臣，是襄子失罰也。爲人臣者，乘事而有功則賞。今赫僅不驕侮，而襄子賞之，是失賞也。明主賞不加於無功，罰不加於無罪。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，而賞無功之赫，安在襄子之善賞也？故曰：仲尼不知善賞。

晉平公與羣臣飲，飲酣，乃喟然歎曰：「莫樂爲人君，惟其言而莫之違。」師曠侍坐於前，援琴撞之。公披衽而避，琴壞於壁。公曰：「太師誰撞？」師曠曰：「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，故撞之。」公曰：「寡人也。」師曠曰：「啞！是非君人者之言也。」左右請除之，公曰：「釋之，以爲寡人戒。」

或曰：平公失君道，師曠失臣禮。夫非其行而誅其身，君之於臣也；非其行則陳其言，善諫不聽則遠其身者，臣之於君也。今師曠非平公之行，不陳人臣之諫，而行人主之誅，舉琴而親其體，是逆上下之位，而失人臣之禮也。夫爲人臣者，君有過則諫，諫不聽則輕爵禄以待之，此人臣之禮也。今師曠非平公之過，舉琴而親其體，雖嚴父不加於子，

而師曠行之於君，此大逆之術也。臣行大逆，平公喜而聽之，是失君道也。故平公之迹不可明也，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；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，使姦臣襲極諫而飾弒君之道。不可謂兩明，此爲兩過。故曰：平公失君道，師曠亦失臣禮矣。

齊桓公時，有處士曰小臣稷，桓公三往而弗得見。桓公曰：「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禄，無以易萬乘之主；萬乘之主不好仁義，亦無以下布衣之士。」於是五往乃得見之。

或曰：桓公不知仁義。夫仁義者，憂天下之害，趨一國之患，不避卑辱，謂之仁義。故伊尹以中國爲亂，道爲宰干湯；百里奚以秦爲亂，道爲虜干穆公，皆憂天下之害，趨一國之患，不辭卑辱，故謂之仁義。今桓公以萬乘之勢，下匹夫之士，將欲憂齊國，而小臣不行，見小臣之忘民也。忘民不可謂仁義。仁義者，不失人臣之禮，不敗君臣之位者也。是故四封之内，執禽而朝名曰臣，臣吏分職受事名曰萌。今小臣在民萌之衆，而逆君上之欲，故不可謂仁義。仁義不在焉，桓公又從而禮之。使小臣有智能而遁桓公，是隱也，宜刑；若無智能而虚驕矜桓公，是誣也，宜戮。小臣之行，非刑則戮。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，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，非所以爲治也。故曰：桓公不知仁義。

靡笄之役，韓獻子將斬人。郤獻子聞之，駕往救之。比至，則已斬之矣。郤子因曰：「胡不以徇？」其僕曰：「曩不將救之乎？」郤子曰：「吾敢不分謗乎？」

或曰：郤子言，不可不察也，非分謗也。韓子之所斬也，若罪人，則不可救，救罪人，法之所以敗也，法敗則國亂；若非罪人，則不可勸之以徇，勸之以徇，是重不辜也，重不辜，民所以起怨者也，民怨則國危。郤子之言，非危則亂，不可不察也。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，郤子奚分焉？斬若非罪人，則已斬之矣，而郤子乃至，是韓子之謗已成而郤子且後至也。夫郤子曰「以徇」，不足以分斬人之謗，而又生徇之謗。是子言分謗也？昔者紂爲炮烙，崇侯、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，奚分於紂之謗？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，韓子弗得，且望郤子之得之也；今郤子俱弗得，則民絶望於上矣。故曰：郤子之言非分謗也，益謗也。且郤子之往救罪也，以韓子爲非也；不道其所以爲非，而勸之「以徇」，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。夫下使民望絶於上，又使韓子不知其失，吾未得郤子之所以分謗者也。

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。管仲曰：「臣有寵矣，然而臣卑。」公曰：「使子立高、國之上。」管仲曰：「臣貴矣，然而臣貧。」公曰：「使子有三歸之家。」管仲曰：「臣

富矣，然而臣疏。」於是立以爲仲父。霄略曰：「管仲以賤爲不可以治貴，故請高、國之上；以貧爲不可以治富，故請三歸；以疏爲不可以治親，故處仲父。管仲非貪，以便治也。」

或曰：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，莫敢不聽，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，主令所加，莫敢不從也。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，是無君也，國無君不可以爲治。若負桓公之威，下桓公之令，是臧獲之所以信也，奚待高、國、仲父之尊而後行哉？當世之行事、都丞之下徵令者，不辟尊貴，不就卑賤。故行之而法者，雖巷伯信乎卿相；行之而非法者，雖大吏詘乎民萌。今管仲不務尊主明法，而事增寵益爵，是非管仲貪欲富貴，必闇而不知術也。故曰：管仲有失行，霄略有過譽。

韓宣王問於樛留：「吾欲兩用公仲、公叔，其可乎？」樛留對曰：「昔魏兩用樓、翟而亡西河，楚兩用昭、景而亡鄢、郢。今君兩用公仲、公叔，此必將爭事而外市，則國必憂矣。」

或曰：昔者齊桓公兩用管仲、鮑叔，成湯兩用伊尹、仲虺。夫兩用臣者國之憂，則是桓公不霸，成湯不王也。湣王一用淖齒，而身死乎東廟；主父一用李兌，減食而死。主有術，兩用不爲患；無術，兩用則爭事而外市，一則專制而劫弒。今留無術以規上，使其主去兩用一，是不有西河、鄢、郢之憂，則必有身死減食之患，是樛留未有善以知言也。

難二第三十七

景公過晏子，曰：「子宮小，近市，請徙子家豫章之圃。」晏子再拜而辭曰：「且嬰家貧，待市食，而朝暮趨之，不可以遠。」景公笑曰：「子家習市，識貴賤乎？」是時景公繁於刑。晏子對曰：「踴貴而屨賤。」景公曰：「何故？」對曰：「刑多也。」景公造然變色曰：「寡人其暴乎！」於是損刑五。

或曰：晏子之貴踴，非其誠也，欲便辭以止多刑也。此不察治之患也。夫刑當無多，不當無少。無以不當聞，而以太多說，無術之患也。敗軍之誅以千百數，猶北不止；即治亂之刑如恐不勝，而姦尚不盡。今晏子不察其當否，而以太多爲說，不亦妄乎？夫惜草茅者耗禾穗，惠盜賊者傷良民。今緩刑罰，行寬惠，是利姦邪而害善人也，此非所以爲治也。

齊桓公飲酒醉，遺其冠，恥之，三日不朝。管仲曰：「此有國之恥也，公胡其不雪之以政？」公曰：「胡其善！」因發倉困賜貧窮，論囹圄出薄罪。處三日而民歌之曰：「公胡不復遺冠乎！」

或曰：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，而生桓公之恥於君子矣。使桓公發倉困而賜貧窮，論囹圄而出薄罪，非義也，不可以雪恥；使之而義也，桓公宿義，須遺冠而後行之，則是桓公行義非爲遺冠也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，而亦生遺義之恥於君子矣。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，是賞無功也；論囹圄而出薄罪者，是不誅過也。夫賞無功，則民偷幸而望於上；不誅過，則民不懲而易爲非。此亂之本也，安可以雪恥哉？

昔者文王侵盂、克莒、舉酆，三舉事而紂惡之。文王乃懼，請入洛西之地、赤壤之國方千里，以請解炮烙之刑。天下皆說。仲尼聞之，曰：「仁哉，文王！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。智哉，文王！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。」

或曰：仲尼以文王爲智也，不亦過乎？夫智者，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，是以身不及於患也。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，以其不得人心耶，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。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，己又輕地以收人心，是重見疑也，固其所以桎梏、囚於羑里也。鄭長者有言：「體道，無爲無見也。」此最宜於文王矣，不使人疑之也。仲尼以文王爲智，未及此論也。

晉平公問叔向曰：「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不識臣之力也，君之力也？」叔向對曰：「管仲善制割，賓胥無善削縫，隰朋善純緣，衣成，君舉而服之。亦臣之力也，君何力之有？」師曠伏琴而笑之。公曰：「太師奚笑也？」師曠對曰：「臣笑叔向之對君也。凡爲人臣者，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。君弗食，孰敢强之也？臣請譬之：君者壤地也，臣者草木也。必壤地美，然後草木碩大。亦君之力也，臣何力之有？」

或曰：叔向、師曠之對，皆偏辭也。夫一匡天下，九合諸侯，美之大者也，非專君之力也，又非專臣之力也。昔者宮之奇在虞，僖負羈在曹，二臣之智，言中事，發中功，虞、曹俱亡者，何也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。且蹇叔處干而干亡，處秦而秦霸，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，此有君與無君也。向曰「臣之力也」，不然矣。昔者桓公宮中二市，婦閭二百，披髮而御婦人。得管仲，爲五伯長；失管仲、得豎刁而身死，蟲流出户不葬。以爲非臣之力也，且不以管仲爲霸；以爲君之力屯，且不以豎刁爲亂。昔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亡歸，咎犯極諫，故使反晉國。故桓公以管仲合，文公以舅犯霸，而師曠曰「君

之力也」，又不然矣。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，必君臣俱有力焉。故曰：叔向、師曠之對，皆偏辭也。

齊桓公之時，晉客至，有司請禮。桓公曰「告仲父」者三。而優笑曰：「易哉，爲君！一曰仲父，二曰仲父。」桓公曰：「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，佚於使人。吾得仲父已難矣，得仲父之後，何爲不易乎哉？」

或曰：桓公之所應優，非君人者之言也。桓公以君人爲勞於索人，何索人爲勞哉？伊尹自以爲宰干湯，百里奚自以爲虜干穆公。虜，所辱也；宰，所羞也。蒙羞辱而接君上，賢者之憂世急也。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，索賢不爲人主難。且官職，所以任賢也；爵禄，所以賞功也。設官職，陳爵禄，而士自至，君人者奚其勞哉？使人又非所佚也。人主雖使人，必以度量準之，以刑名參之；以事遇於法則行，不遇於法則止；功當其言則賞，不當則誅。以刑名收臣，以度量準下，此不可釋也，君人者焉佚哉？

索人不勞，使人不佚，而桓公曰「勞於索人，佚於使人」者，不然。且桓公得管仲又不難。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，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，桓公得管仲又不難，明矣。已得管仲之後，奚遽易哉？管仲非周公旦。周公旦假爲天子七年，成王壯，授之以政，非爲天下計也，爲其職也。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，必不背死君而事其讎；背死君而事其讎者，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；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，必不難奪其君國矣。管仲，公子糾之臣也，謀殺桓公而不能，其君死而臣桓公，管仲之取舍非周公旦，可知也。若使管仲大賢也，且爲湯、武。湯、武，桀、紂之臣也；桀、紂作亂，湯、武奪之。今桓公以易居其上，是以桀、紂之行居湯、武之上，桓公危矣。若使管仲不肖人也，且爲田常。田常，簡公之臣也，而弒其君。今桓公以易居其上，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，桓公又危矣。管仲非周公旦以明矣，然爲湯、武與田常，未可知也。爲湯、武，有桀、紂之危；爲田、常，有簡公之亂也。已得仲父之後，桓公奚遽易哉？若使桓公之任管仲，必知不欺己也，是知不欺主之臣也。然雖知不欺主之臣，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竪刁、易牙，蟲流出户而不葬，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，而任臣如彼其專也，故曰：桓公闇主。

李克治中山，苦陘令上計而入多。李克曰：「語言辨，聽之說，不度於義，謂之窕言。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，謂之窕貨。君子不聽窕言，不受窕貨。子姑免矣。」

或曰：李子設辭曰：「夫言語辨，聽之說，不度於義者，謂之窕言。」辯在言者，說在聽者，言非聽者也。所謂不度於義，非謂聽者，必謂所聽也。聽者，非小人則君子也。

小人無義，必不能度之義也；君子度之義，必不肯說也。夫曰「言語辯，聽之說，不度於義」者，必不誠之言也。入多之爲窕貨也，未可遠行也。李子之姦弗蚤禁，使至於計，是遂過也。無術以知而入多，入多者，穰也，雖倍入，將奈何？舉事慎陰陽之和，種樹節四時之適，無早晚之失、寒温之災，則入多。不以小功妨大務，不以私欲害人事，丈夫盡於耕農，婦人力於織紝，則入多。務於畜養之理，察於土地之宜，六畜遂，五穀殖，則入多。明於權計，審於地形、舟車、機械之利，用力少，致功大，則入多。利商市關梁之行，能以所有致所無，客商歸之，外貨留之，儉於財用，節於衣食，宫室器械周於資用，不事玩好，則入多。入多，皆人爲也。若天事，風雨時，寒温適，土地不加大，而有豐年之功，則入多。人事、天功二物者皆入多，非山林澤谷之利也。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，因謂之窕貨者，無術之言也。

趙簡子圍衛之郛郭，犀楯、犀櫓，立於矢石之所不及，鼓之而士不起。簡子投枹曰：「烏乎！吾之士數弊也。」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：「臣聞之：亦有君之不能耳，士無弊者。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，服國三十八，戰十有二勝，是民之用也。獻公沒，惠公即位，淫衍暴乱，身好玉女，秦人恣侵，去絳十七里，亦是人之用也。惠公沒，文公授之，圍衛，取鄴，城濮之戰，五敗荆人，取尊名於天下，亦此人之用也。亦有君不能耳，士無弊也。」簡子乃去楯、櫓，立矢石之所及，鼓之而士乘之，戰大勝。簡子曰：「與吾得革車千乘，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。」

或曰：行人未有以說也，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，文公以此人是霸，未見所以用人也。簡子未可以速去盾、櫓也。嚴親在圍，輕犯矢石，孝子之所以愛親也。孝子愛親，百數之一也。今以爲身處危而人尚可戰，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若孝子之愛親也，是行人之誣也。好利惡害，夫人之所有也。賞厚而信，人輕敵矣；刑重而必，夫人不北矣。長行徇上，數百不一人；喜利畏罪，人莫不然。將衆者不出乎莫不然之數，而道乎百無一人之行，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。